

敦煌遗书中的伏羲书写

——以《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为中心

董鄧坤

(兰州大学文学院)

DOI: 10.65285/JYLLYJ.V2I4.002

摘要:《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是敦煌遗书中伏羲书写的核心文本。该写本以问答体形式将伏羲塑造为古帝谱系中的天皇、文明创制的文化英雄及洪水遗民神话中的人祖,呈现出三重身份的文本整合。该写本融汇帝王谱系、佛教宇宙观、道教地理想象与民间风俗传说,是观察中古敦煌多元文化交融及伏羲神话在丝绸之路流传变异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伏羲神话

The Depiction of Fuxi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Focusing on *The Annals of Emperors Since the Cre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Zhikun 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Chronicle of Emperors Since the Cre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is the central text on Fuxi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Presented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this manuscript portrays Fuxi as the Heavenly Emperor in the ancient imperial genealogy, a cultural hero who established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enitor of humanity in the myths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Great Flood, thereby integrating these three identities into a single narrative. By synthesizing imperial genealogy, Buddhist cosmology, Daoist terrestrial imagery, and folk customs and legends, this manuscript serves as a crucial text for examining the cultural convergence in medieval Dunhuang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xi myth along the Silk Road.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Chronicle of Emperors Since the Cre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Fuxi myth

前言

敦煌位于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线路的交汇点,是古代中国连通世界陆路通道的重镇,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工作迄今已有百年,研究门类涉及各类文献、石窟艺术、历史地理等,其中敦煌文学和艺术的研究,在这百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敦煌所出写本文献,为中古时期伏羲神话的流传与变异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本证据。在涉及伏羲的多种敦煌写本中,《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以其系统、完整的洪水神话与兄妹婚叙事,构成了伏羲书写的核心文本。

一、写本物质形态概述

关于《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现存敦煌写本残卷,主要见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4016与P.2652两个编号,另有两处残片S.5505、S.5785可资参校。

(一) P.4016写本。纸本册子本,首尾俱全。纸张厚度均匀,平均厚度0.25—0.35毫米,呈浅黄色,每厘米有四条帘纹。一共由15张纸粘合而成,每页21.3×14.5厘米。纸张有污渍,第15页有修复痕迹。字迹较潦草,有部分乙正符号。首起:

皇生兽庐皇,皇生白马,皇生粟隆,皇生犁连,皇生汉中,

皇生伏羲皇。伏羲为天皇,神农为地皇,祝融为人皇。

尾讫:

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一卷

结尾有题记:“唯大唐乾祐三年庚戌岁正月廿五日写此书一卷终”。

(二) P.2652写本。纸本卷轴装,首全尾残。纸张厚度较薄,用纸粗糙,有毛边,呈浅黄色。一共由4张纸粘合而成,其中3张尺寸为长度为42.3至43.9厘米,宽为29.4至30.5厘米,第4张纸破损,长度为32.9厘米,左侧边缘斜向撕裂。纸张有污渍,间有烧伤痕迹。首起:

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一卷

尾讫

教人恭顺,四方□□□□□□□□□□□□□□□□□□□□
伯禹,夏后氏,姓□□□□□□□□□□□□□□□□□□□□。

二、写本抄写内容考述

《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全文以问答体结构展开,内容驳杂宏阔,融上古帝王谱系、创世神话、天文地理、佛教宇宙观及民间风俗起源说于一体,实为一部中古时期的通俗历史知识汇编。

(一) 三皇五帝谱系与伏羲的多重定位

该写本开篇即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帝王传承谱系。自“天

地未分”始，历经配罗皇、容成皇、大达皇等九皇相承，最终“汉中皇生伏羲皇”，由此确立伏羲在上古帝王序列中的位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伏羲在该写本中的地位并非单一固定，而是呈现出三套略有参差的话语系统：

其一，在九皇谱系叙述中，伏羲被置于汉中皇之后，与神农、祝融并列为“三皇”——“伏羲为天皇，神农为地皇，祝融为人皇”，此为第一种表述。

其二，在“问曰：伏羲何所制作”一段中，伏羲被赋予创制文明的角色：“伏羲龙身，姓风，名王。能造衣裳、定日月星辰，成立万物，推其阴阳，以成冬夏……以造天下八卦，伏羲伏牛叶化马，受命一万八千岁。”此处伏羲是文明创始者，尚未涉及兄妹婚神话。

其三，在全卷后部的伏羲女娲兄妹婚叙事中，又以洪水灭世、兄妹幸存、天意婚配、繁衍人类为主线，伏羲与女娲“依龙上天，得存其命”，“恐绝人种，即为夫妇”，最终“怀娠日月充满，遂生一百二十子，各认一姓”，并由此分化出“天汉”（汉人）与“羌氏六巴蜀”（周边族群）的不同支脉。

此三套伏羲叙事并置于一卷之中，既有古帝谱系的史录笔法，又有文明创始的文化英雄叙事，更有洪水遗民的创世神话母题，反映了中古时期伏羲形象的多源性及其在民间书写中的整合趋势。

（二）问答体例与知识杂抄的性质

该写本通篇采用问答体——“问曰……答曰……”的结构贯穿始终。所问内容从伏羲以前九皇时代的“轨则”、日月铸造的来历、须弥山的形制与四天下风土、日月运行与江河源流，到造佛像的缘起、造酒的起源、婚礼遮面习俗的由来等等，几乎包罗万象。

考察我国发问形态的作品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屈原的《天问》就人文、地理、历史、现实、人、物等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一连提出172个问题因涉及范围之广、知识容量之大，被称为中国古老的百科全书。六朝以来，模仿渐多，遂有“天问体”之称。此外，问答体形式也为佛家著述所常用，各类佛经中常用“何”字发问的句式。敦煌文献中类似的写卷还有《杂抄》《孔子备问书》等这种形式与六朝佛教典籍所采用的问答形式较为近似特别是律的部分，如《律戒本疏》《律杂抄》《三部律抄》《律抄》等。

从知识来源看，该写本杂糅了多重传统，三皇五帝的序列可追溯至汉魏以来的帝王谱系著述传统；须弥四洲、阿修罗执日月等叙事显系佛教宇宙观的融入；昆仑山描写则带有神仙道教与纬书地理说的痕迹；而伏羲女娲兄妹婚、造酒缘起等段落，则直接来源于民间口头传说。这种杂糅以问答形式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古敦煌地区民间知识世界的生动图景。

（三）问答体例与知识杂抄的性质

除伏羲叙事外，该写本另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以问答形式呈现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天地日月宇宙观。关于日月

的来历，卷中称“天遣神人，诣南海之中，采取月神珠及次七宝，合作日月光下”；关于日月的运行，则说“阿修罗主，四手八脚，在须弥山，左手把日，右手把月”，一日一夜照四天下。关于须弥山与昆仑山的关系，卷中明言“昆仑山者，共天相连，名须弥山，盖当天之中正”，直接将中土昆仑神话与印度须弥山宇宙观等同为一，堪称中印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此外，卷中对于四天下（阎浮提、瞿耶尼、郁单越、须于坠）的风土民情均有详细描述，涉及国土广狭、人身长短、寿命长短、物产饮食、言语风俗等，其内容与《长阿含经》《大楼炭经》等佛教经典中的四天下描述高度对应，同时又夹杂“人死入岳”等本土丧葬观念，以及“日者火龙之精”“月者水龙之精”等阴阳五行话语，呈现出佛教宇宙观在中古敦煌民间传播过程中被本土话语改造的独特面貌。

三、洪水神话的核心叙事及其与传世文献的比较

卷中最为完整、情节最丰富的部分，当属后半部分伏羲女娲洪水兄妹婚神话。原文有载：

问曰：三皇、五帝、夏、殷、周、秦、汉、晋，治政所成，□月多少，祚蒙开误，未审伏羲，因何续人位？

答曰：伏羲、女娲，因为父母而生，为遭水灾，人民死尽，兄妹二人，依龙上天，得存其命。见天下荒乱，惟金岗（刚）天神，教言可行阴阳，遂相羞耻，即入昆仑山藏身，伏羲在左巡行，女娲在右巡行，契许相逢，则为夫妇，天遣和合，亦尔相知。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芒花遮面，共为夫妻。今人交礼，戴昌妆花，因此而起。怀娠日月充满，遂生一百二十子，各认一姓。六十子恭慈孝顺，见今日天汉是也。六十子不孝义，走入蒙野之中，羌敌（氏）六巴蜀是也。故曰：得续人位。

其情节单元可概括如下：洪水灭世、万人死尽，唯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依龙上天”得存；二人恐绝人种，经“金岗天神”指点，“可行阴阳”；因兄妹相配而“羞耻”，遂入昆仑山藏身，伏羲在左巡行、女娲在右巡行，约定若相逢则为夫妇，“天遣和合，亦尔相知”；最终二人结合，“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芒花遮面”；后生一百二十子，各认一姓，六十子恭顺孝顺为“天汉”（汉人），六十子不孝义走入“蒙野之中”为“羌氏六巴蜀”。最后点明“今人交礼，戴昌妆花，因此而起”，将婚礼遮面习俗的起源追溯至此。

传世文献中涉及伏羲女娲关系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三皇谱系中的并称，其二为创制文明的文化英雄叙事，其三为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话。前两个层次在汉代文献中已相当普遍，而第三层次——即完整的兄妹婚洪水叙事——在传世典籍中的出现则相对晚出且十分稀少，其最核心的文本即为唐人李冗所撰《独异志》。《独异志》卷下载其事云：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

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

这是传世文献中最为完整的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记录，也是学者论及这一神话时最为常用的文本依据。以此与敦煌写本相较，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对应：兄妹为唯一幸存者——议为夫妇——因羞耻而寻求天意——天意允准——结为夫妻。这一情节链在两文本中共同构成叙事骨架，说明它们同属一个神话流传体系。

然而，两文本之间的差异至少同样值得关注。其一，敦煌写本有明确的洪水叙事——“天知此恶，即下洪水荡除，万人死尽，唯有伏羲，得存其命”。以此解释兄妹为何成为世上仅存的人类。而《独异志》则以“宇宙初开之时”“天下未有人民”的创世语境为叙事起点，并未出现洪水情节。这一差异极为关键：敦煌写本属于典型的“洪水遗民型”兄妹婚神话，而《独异志》的叙事更接近“初创世型”，即兄妹是天地初开时的唯一人类，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是创世行为。

其二，就寻求天意占验的方式而言，《独异志》所记为“烟合”——兄妹二人各执一炷烟，以烟是否聚合来判断天意。敦煌写本中虽有“天遣和合”一语暗示烟合占婚的存在，但它的核心天意验证方式却是“巡行”——伏羲在左巡行、女娲在右巡行，以行走中是否相遇来判定可否成婚。学者柯杨指出，在甘肃民间流传的活态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兄妹占婚的方式有滚石磨、穿针线等多种变体，而巡行相合与烟合均属“神谕奇兆”母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反映了同一神话在口头流传中的自然变异。

其三，敦煌写本在二人结合时增加了“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芒花遮面”这一关键细节。这一情节为《独异志》所无，却极为重要。它不仅赋予了兄妹婚以羞耻感的伦理维度——即使天命已许，兄妹相配终究难以坦然面对——更由此衍生为后世婚礼中“戴昌妆花”、以巾帕遮面习俗的起源性

解释，明确将写本叙事的当下性（“今人交礼”）与远古开创时刻联结起来，体现了神话为现实习俗提供神圣依据的社会功能。

结语：

综上所述，《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作为敦煌遗书中伏羲书写的核心文本，以其独特的问答体例与宏阔驳杂的知识容量，为我们保存了中古时期伏羲神话在丝绸之路多元文化语境中被整合、改写与再生的真实面貌。本文通过对其写本物质形态、抄写内容及核心神话叙事的系统考述，揭示了该写本在伏羲女娲文献谱系中的独特价值。就其神话史价值而言，该写本所载洪水兄妹婚叙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伏羲女娲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话文字记录之一，其以洪水灭世、巡行占婚、遮面成婚、生百子分化族群等完整情节链，将伏羲女娲兄妹婚洪水神话的可靠著录时间从唐代《独异志》上溯至六朝时期，较传世文献提早了约四百年，且其叙事母题与至今流传于甘肃地区的活态口承神话高度对应，为探讨写本传统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中古环节。

参考文献：

- [1] 马培洁. 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浅谈[J]. 社科纵横, 2008年第2期: 第153-155页.
- [2] (唐)李冗撰,《独异志》卷上[M]. 明万历商氏半壁堂刻清康熙振鹭堂重编补刻稗海本.
- [3] 柯杨. 敦煌遗书中有关伏羲神话的记载与甘肃民间活态神话之比较[EB/OL]. 中国民俗学网 2008-10-07.

作者简介：董邛坤（2003-），男、安徽蚌埠人、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写本学、民俗学。

基金项目：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写本学视域下敦煌识字类蒙书研究”（项目编号：20250220061）。